

文學全集

大 仲 馬：

基 度 山 恩 仇 記(上)



23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23

精裝 39 大冊

定價 10600 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2114 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 576 號
電話：3019692 · 3038722 · 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目

錄

一、埃及王號抵馬賽·····	三
二、父子重逢天倫樂·····	一四
三、迦太蘭村一美人·····	二三
四、陷人入獄的陰謀·····	三六
五、婚宴帶來了災難·····	四五
六、心狠手辣韋禮福·····	六一
七、不明不白的審問·····	七〇
八、囚禁在狄福堡·····	八三
九、韋禮福訂婚之夜·····	九五
十、脫萊麗宮小暖閣·····	一〇〇
十一、科西嘉島一魔王·····	一〇五
十二、韋禮福父子之間·····	一一五
十三、復立祇有一百天·····	一二五

十四、含冤黑獄兩囚徒·····	一三五
十五、州四號同廿七號·····	一四六
十六、長老是一位學者·····	一六一
十七、長老地牢的秘密·····	一七四
十八、法利亞細說寶藏·····	二〇一
十九、長老病發離人世·····	二一七
二〇、狄福堡的牧場·····	二二八
二一、冤獄無辜十四年·····	二三四
二二、艾德蒙與走私販·····	二四五
二三、踏上了基度山島·····	二五二
二四、乍見寶藏驚疑夢·····	二六一
二五、再回馬賽倍傷情·····	二六九
二六、且說卡德客棧·····	二七七
二七、細聽往事心如割·····	二九三
二八、監獄檔案尋真相·····	三一
二九、馬理父子公司·····	三一九

三〇、九月五日限期至	三三五
三一、水手辛巴達其人	三五四
三二、費蘭士夢醒之後	三七八
三三、強盜橫行在羅馬	三八四
三四、羅基萬巴的故事	四〇一
三五、競技場內的秘聞	四一四
三六、誰受赦免或鎗刑	四三四
三七、羅馬狂歡節盛況	四四五
三八、聖西伯斯坦陵墓	四六〇
三九、伯爵初次訪巴黎	四七七
四〇、海德路的一來賓	四八六
四一、亞拔特的早餐會	四九二
四二、亞拔特引見伯爵	五一一
四三、那班登希奧先生	五二四
四四、雅道爾村的別墅	五三〇
四五、班登希奧話復仇	五三八

四六、血洒卡德客棧·····	五六四
四七、阿李馴服灰斑馬·····	五七七
四八、無限透支的戶頭·····	五八八
四九、韋禮福訪基度山·····	六〇二
五〇、海蒂那希臘美人·····	六一四
五一、馬理的一家人·····	六二〇
五二、一對情人·····	六三一
五三、伯爵高談毒藥學·····	六四一
五四、歌劇院裏的奇遇·····	六五四
五五、公債漲落最關心·····	六七一
五六、賈凡爾康德少校·····	六八三
五七、少校之子安德理·····	六九八
五八、牆裏牆外敘思情·····	七一一
五九、羅第亞晚年生活·····	七二二
六〇、羅第亞修改遺囑·····	七三三
六一、通訊電台的秘密·····	七四六

六二、施妙計驅除睡鼠	七五八
六三、雅爾道村的影子	七七一
六四、基度山舉行晚宴	七八二
六五、深夜裏來了乞丐	七九六
六六、道格拉斯夫婦之間	八〇八
六七、另有計劃的婚事	八一九
六八、檢查官的辦公室	八三一
六九、安排夏季跳舞會	八四三
七〇、韋禮福暗中調查	八五三
七一、舞會中的馬瑟夫	八六六
七二、麵包食鹽和情誼	八七六
七三、聖米蘭侯爵夫人	八八三
七四、聖米蘭夫人之死	八九八
七五、凡琳婷的婚事	九三〇
七六、祖父的秘密文件	九四〇
七七、安德理和尤琴妮	九五六

七八、美人海蒂的遭遇	九六九
七九、加尼那一則通訊	九九六
八〇、檸檬水中出問題	一〇一九
八一、達夫里尼聲言控訴	一〇二八
八二、一位退休銀行家	一〇三三
八三、伯爵住宅來夜盜	一〇四九
八四、卡德洛最後懺悔	一〇六五
八五、報紙編輯人畢康	一〇七三
八六、基度山與亞拔特	一〇八〇
八七、貴族院裏的審判	一〇九一
八八、激情憤怒的挑戰	一一〇四
八九、基度山伯爵受辱	一一一〇
九〇、意外來訪的女客	一一二一
九一、亞拔特態度改變	一一二九
九二、梅茜與亞拔特	一一四二
九三、馬瑟夫伯爵自殺	一一四八

九四、凡琳婷險遭毒害·····	一六〇
九五、愛之承諾·····	一六八
九六、銀行家父女會談·····	一八二
九七、簽訂婚約的晚上·····	一九〇
九八、尤琴妮小姐出走·····	二〇二
九九、鐘瓶旅館的奇遇·····	二〇八
一〇〇、法律的嚴格執行·····	二一九
一〇一、幻影成真的戲劇·····	二三〇
一〇二、那條可怕的毒蛇·····	二三八
一〇三、凡琳婷幽魂渺渺·····	二四四
一〇四、馬西米蘭深切悲哀·····	二五〇
一〇五、道格拉斯手簽支票·····	二六〇
一〇六、凡琳婷移居墓地·····	二七三
一〇七、亞拔特母子分離·····	二八六
一〇八、獅子洞裏的秘密·····	三〇二
一〇九、韋禮福這個法官·····	三一

一一〇、巴黎大審高潮戲·····	一三三二
一一一、法官被提起公訴·····	一三三五
一二二、伯爵離開了巴黎·····	一三四三
一二三、米蘭巷裏的小屋·····	一三四九
一二四、銀行家與白平諾·····	一三五九
一二五、萬巴的昂貴餐具·····	一三七〇
一二六、道格拉斯的被寬恕·····	一三七八
一二七、十月五日之來臨·····	一三八六

九四、凡琳婷險遭毒害·····	一六〇
九五、愛之承諾·····	一六八
九六、銀行家父女會談·····	一八二
九七、簽訂婚約的晚上·····	一九〇
九八、尤琴妮小姐出走·····	二〇二
九九、鐘瓶旅館的奇遇·····	二〇八
一〇〇、法律的嚴格執行·····	二一九
一〇一、幻影成真的戲劇·····	二三〇
一〇二、那條可怕的毒蛇·····	二三八
一〇三、凡琳婷幽魂渺渺·····	二四四
一〇四、馬西米蘭深切悲哀·····	二五〇
一〇五、道格拉斯手簽支票·····	二六〇
一〇六、凡琳婷移居墓地·····	二七三
一〇七、亞拔特母子分離·····	二八六
一〇八、獅子洞裏的秘密·····	三〇二
一〇九、韋禮福這個法官·····	三一

一一〇、巴黎大審高潮戲·····	一三三二
一一一、法官被提起公訴·····	一三三五
一二二、伯爵離開了巴黎·····	一三四三
一二三、米蘭巷裏的小屋·····	一三四九
一二四、銀行家與白平諾·····	一三五九
一二五、萬巴的昂貴餐具·····	一三七〇
一二六、道格拉斯的被寬恕·····	一三七八
一二七、十月五日之來臨·····	一三八六

一、埃及王號抵馬賽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號，馬賽港口的瞭望塔上，瞭望員看見了從敘馬拉啓航，經由里斯特和拿波里開來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號漸漸的向馬賽港駛來。瞭望塔上已發出了訊號，同時海關派出了領航員，繞過了狄福堡，在摩琴角同里朗嶼之間上了船。

看熱鬧的人擠滿了聖琴堡的陽台上，在馬賽，一艘船的進港，始終是一件大事，尤其像埃及王號，船主是當地人，船又是在佛斯船廠製造的，也就更加引人注意了。

這艘船已安全的通過了卡拉嶼和加奴嶼之間，因火山爆發而造成的海峽，繞過了普米格向港口駛近，船上扯起着中桅帆、三角帆，以及前帆緩緩的駛來，使那些看熱鬧的人都感到似乎是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不過，在有經驗的航海人員看來，即使是真的發生了意外，也可能與船隻無關，因為船並沒有失去操縱的徵象。

領航員正在駕駛埃及王號通過馬賽港狹窄的港口，他的旁邊有一個青年做出急促的手勢，機警的注視着船的動向，轉達領航員的命令。

在擁擠的觀眾裏面，有一個人終於忍耐不住了，他不等待船隻進港，便跳上了另一艘小

艇划過去，在里斯夫灣對面靠近了埃及王號。

船上的青年看到了他，便取下帽子離開了領航員走到船邊，他是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青年，身材高瘦，黑眼睛、黑頭髮，而他那沉着堅定的態度，好像是飽經憂患的人所特有的。

「噢，丹蒂斯，是你呀！」小艇上的人叫着：「是怎麼一回事呢，你們好像很憂愁的樣子。」

「真是不幸，馬理先生，」青年說：「船在離開斯維塔的時候，我們失去了勇敢的李克禮船長！」

「那麼，船上的貨物呢？」

「毫無損失，馬理先生，這方面你大可以放心的，可是我們可憐的船長……」

「他怎麼了？我們可敬的船長？」

「他死啦……」

「掉進海裏了嗎？」

「不是。馬理先生，他是患了腦炎死的。」然後轉身對船員說：「大家準備拋錨。」

船員們一致聽命行事，各自工作、先行落帆，這位青年察看了一會，覺得他的命令正迅速的實行，又轉向船主說：「唉，先生，真是不幸的事，李克禮船長在離開拿波里時，曾同港務局談了很久，開船的時候，便感到頭有點不舒服，二十四小時後發高燒，三天之後便去

世了。我們舉行了海葬，他可以永久安息了，他的遺體縫裹在吊床裏，兩頭各放下一塊三十磅重的鉛，就葬在吉格里島附近，我們把他的佩劍和十字榮譽章帶回來，留給他的太太，船長的一生可真是沒有虛度。」青年的臉上現出憂鬱的微笑：「他同英國人作戰了十年，最後仍然能像常人一樣的死去。」

「噢，艾德蒙，你該明白，」馬理更加安心了：「死是人生的永遠歸宿，老年人總是讓路青年人，要不，青年人就無法上進了，而且，你已經保證貨物……」

「貨物完全消失。馬里先生，請相信我，這次航行，至少可以賺到兩萬五千法郎。」

這時，船已經過圓塔，青年人喊着：「準備落上帆，三角帆。」

大家迅速的執行他的命令，這青年真是指揮若定。

「鬆手……捲帆！」他的話說完，所有的帆都落了下來，現在似乎已覺察不出船的移動了。

「馬理先生，請上船吧！」丹蒂斯看到船主等得有些不耐煩了，他說：「道格拉斯先生走出船艙了，他會把詳細情形告訴你的，我還得要去照顧拋錨，船上還要掛喪誌致哀呢！」

馬理先生馬上抓住了丹蒂斯丟給他的一根繩索，像水手一樣敏捷的上船了，道格拉斯正向船主走近來，他是大約二十五六歲，天生的媚上欺下的一個人，何況押運員的職務本來就是不討好的，又加上他那可憎的面孔，也就更使水手厭惡了。水手們對他討厭的程度，正和

水手們愛戴丹蒂斯的程度一樣深。

「馬理先生，」道格拉斯說：「聽到我們所遭受的不幸了嗎？」

「唉，可憐的李克禮船長，他是很勇敢又誠實的人。」

「也是最好的海員，在馬理父子公司，他是最需要的人了。」

「可是」船主的眼睛望着正在看顧下錨的艾德蒙，他說：「道格拉斯，我認為稱職的水手，也不一定需要年齡大些才行，你看到艾德蒙沒有？他沒有別人的指示，好像什麼都很了解。」

「是呀，」道格拉斯向艾德蒙露出不友善的眼色，「是呀，船長沒有斷氣的時候，他就自做主張，就東使西喚發號施令起來，居然在愛爾巴島停留了一天半，不一直駛回馬賽來。」

「他是船副，行使命令當然是他份內的事。」馬理說：「至於在愛爾巴島停留了一天半，實在是沒有理由的，這隻船又用不着修理。」

「可不是嗎？馬理先生，那一天半的時間是白白的損失了，不過是上岸去遊樂罷了。」

「丹蒂斯，」馬理喊着：「到這裏來。」

「馬上來了，馬理先生，」然後對船員說：「鬆手。」

鐵錨拋下了，鐵索穿過舷洞發出金屬的鏗鏘聲音，領航員雖然在旁，丹蒂斯仍然指揮工